

实中有虚 以虚衬实

——浅谈《世说新语》人物塑造问题

马宝丰

郭孝儒

《世说新语》(下称《世说》)是一部以历史人物言行题材的“志人”小说。它从《国语》、《左传》、《史记》以及先秦散文中的历史故事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开创了我国“志人”小说的先河,与“志怪”小说一起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两大流派。“志怪”小说以虚幻神奇见长,而“志人”小说却以传神写照取胜。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基本上是忠于史实的,是否还有虚构成分呢?弄清这问题,对于肯定其文体的属性,深入探讨其写作特色,追溯小说艺术虚构的历史渊源,都很有意义。本文拟就这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

我们认为,《世说》的人物故事不完全是“实录”式地刻板记录“人间言动”,其中有不少虚构或想象成分。有的是选取历史上或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或事,加以虚构;有的则无其人而有其事;有的则有其人而无其事。而这些实中有虚,虚实结合的人物故事,又全部合于历史真实和生活逻辑。

《排调·头责子羽》一段故事,是晋人张敏《头责子羽文》的摘录。从刘峻注释引张氏全文可知,所谓“秦生子羽”,纯系虚构人物。作者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主要是借他之口发泄西晋时期失意文人的牢骚,埋怨“攀龙附凤,并登天府”的张华等六人当了大官对旧友不加援引。张氏文中说得很明白:“因秦生容貌之盛,为头以责之,文以戏之,并以嘲六子焉。虽似谐谑,实有兴也。”虚构痕迹十分明显。

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是《世说》中常

用的一种虚构方式。《文学》篇记袁宏作《东征赋》,对权臣桓温之父桓彝坚决不置一辞,受到桓温质问,袁才被迫写了赞辞,事见檀道鸾的《续晋阳秋》。而《世说》作者将这段故事巧妙地移置在陶范身上。把它改为陶范用刀子逼着袁宏为他父亲陶侃写赞。这样改法,显然是因为陶公出身寒微,虽有大功,仍受歧视,还被骂为“溪狗”;士族中有人宁愿挨饿,也不吃陶胡奴(陶范小字)送的米。作者对此深感不平,才来虚构故事,给东晋功臣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以补正史的遗漏,纠正士族的偏颇。

在刻画人物内心活动时,《世说》也常用虚构手法。《雅量》篇写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见慧星后的心理状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者根据一般人认为见了慧星定不吉利的传统心理,想象出孝武帝见了它也“心甚恶之”,很合于人之常情。接着写他一个人“夜入华林园”去借酒销愁,但“举杯销愁愁更愁。”无可奈何而“举杯嘱星”,表面故作镇静,实则万分恐慌地说:“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他这种心理以及表现心理活动的动作、语言,谁知道、谁看见、谁听见?无疑出于想象。又如《惑溺》篇写贾充发觉他女儿贾午“盛自拂拭,悦畅有异于常”,又在会集诸吏时闻到他的掾吏韩寿身上“有奇香之气”,便产生了一些想法。作者写他内心独白:“武帝唯赐己及陈騊,余家无此香。”于是“疑寿与女通”。这种内心活动,虚构得很合情理。

《世说》中不仅颇多虚构的人物、情节

和故事，而且还记载了东晋时期小说创作上关于写实同虚构的一场论争。这就是《文学·裴郎》和《轻诋·余道季》两则所记的，因山西小说家裴启“语谢安事不实，《语林》遂废”的那桩著名公案。为了澄清这一公案的真相，了解这场争辩的意义，我们把这两段话抄录如下：

裴郎(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文学》篇)

庾道季诮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轻诋》篇)

《文学》篇的一段，是充分肯定《语林》所表现的文学才华和它在东晋社会上的巨大影响。《轻诋》篇的一段是写谢安评论裴启的为人，指责裴启《语林》记录他的话“不实”，从而诋毁、以至毁灭《语林》的经过。而诗人庾亮儿子庾道季呢，则很象当时广大读者的代言人，是鲜明地站在支持裴启一边的。他于谢安对裴氏的过火指责，感到惊“诧”；于谢安对《语林》的粗暴态度，感到“甚不以为好”，并积极向谢公推荐其中的名篇，而谢安看了却不加鉴赏、不下裁决，只批评庾氏不该“作裴氏学”，也就是说他不对《语林》表示赞赏态度。于是《语林》就被废止流传了。《世说》作者最后说，到刘宋时期仍有《语林》流传，不过是最初的版本，其中不再保留谢安的话。

细味原文，我们觉得，《语林》因记谢安话“不实”而被废，是表面现象。问题实质是以谢安为代表的写实派与裴启为代表的虚构派之争，亦即写生活原型真实同艺术地表现真实之争。简言之，就是写实同虚构之

争。在谢安看来，他没有说过“目(考评)支道林”的话，而《语林》写了，就是不真实，否认这不真实的话，就是在维护生活的真实性。而裴启是否就真是犯了胡编捏造之过呢？不能这样看。裴氏认为，看人如看马，不应计较小节。这个意思很有启示性，而以名流谢安之口出之，影响会更大些。这样写，既符合于人才识别的需要，符合于谢安较为重视人才、善于识别人才的事实真实，也符合于谢安这种人物的声口，具有艺术真实性。所以裴氏才在不离真实的原则下，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虚构。《林语》被废，是谢安不理解事实与虚构的关系、不理解小说特点而造成的误解。庾帮裴说话，《世说》编者们如实地记下这桩公案，说明他们都赞成合理虚构；紧接东晋的刘宋时期，照旧流传着“先写”的、“无复谢语”的《语林》写本，这些都反映了前人探索小说创作虚构艺术的历史足迹、巨大成果。虽然首先运用虚构艺术的小说《语林》曾因谢安的干涉一度遭受挫折，但因虚构艺术毕竟有着顽强的生命活力，它不久又复活了；它的成功经验终于被《世说》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了。

既然《世说》编者们的赞成虚构，在不少的篇幅中成功地运用了艺术虚构来塑造形象、描写细节、介绍故事，这表明《世说》已具备了小说特质。鲁迅先生目之为小说是非常恰切的，把它看作其他文体是值得研究的。

既然《世说》的编者能大量地、丰富多样地运用比生活原型更真实、更集中、更典型的艺术虚构这种表现手法，说明他们已初步掌握了小说文学的创作特点，是有意而非无意地在写小说。如果真象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当时的作者和读者还都从史的性质来认识或要求这种摹写人间言动的丛残小语，还没有意识到小说文学本身应当具有的各种特性特点，甚至说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创作小说，而他们竟然在无意中写出了可以称作小说的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